生命的辽阔

□高鸿

同事给了一株兰花苗,说是在老家山沟里挖的,是一株野兰花。我特地托熟人从老家捎带些腐殖质泥土,又选了一个精致的瓷花盆,培土、栽种、浇水,一切完备了,静等兰花出苗。

头几年的春天,都能冒出几片细细的叶片,一丛丛、一圈圈,过一段时日就蔫了,如是反复了几年。知道是兰花,却不知什么品种,估计是野性十足、水土不服的类型,便随它春去秋来。

去年夏天,兰花生长特别旺盛。我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,名是吊兰,甚喜。

据高濂《草花谱》:“挂兰产浙江之温、台山中,岩壑深处,悬根而生,故人取之,以竹为络,挂之树上,不土而生,花微黄,肖兰而细。”比照图片,家里的这盆应该叫金边吊兰,手指宽的叶子,碧绿油亮,好像涂了一层蜡,再配有白色的边镶在绿叶边缘。密集油亮的绿叶终年不败,始终透着生气,透着活泼,嫩绿盈人。

一日,我忽然发现,不知什么时候,叶丛中竟抽出了一根根柔软的枝条,枝条上还绽放出了一朵朵小白花,小巧玲珑,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。伸手去捋起枝条,那白色的小花儿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躲进了茂密的叶丛中,与我玩起了捉迷藏。枝条长得欢实,沿着盆沿向外斜垂下来。枝条的各个茎端,又生长着大大小小的新株,一簇簇的惹眼。那悬动的簇簇新株,远远望去,就像一个个晃动的翠绿的“小花篮”。一缕缕阳光透过纱窗飘逸进来,吊兰愈发显得精神。远处望去,又像仙女儿满头秀发一倾而下,青丝飘逸,妩媚动人。

扶老携幼、随风飘荡的吊兰,合了它的俗名“风兰”,古人也叫它“挂兰”,元代诗人谢宗可在《挂兰》一诗里写道:“并济刚柔簇簇生,清风飘动颤金藤。翩跹仙鹤凌空舞,雪朵洁姿绽玉容。”寥寥数语,把吊兰的个性、姿容夸了个遍。

吊兰生命力极强,仅需一点点水分就可肆意生长。它又是极好的观赏类植物,古人视其为品格高尚的象征。现在越来越多人喜爱吊兰,也是缘于沐浴身心、颐养性情的草木情怀。

至于说吊兰的药用价值,古人早就知道。《福建药志》《文山中草药》记载,吊兰可治气管炎、跌打损伤、痈疔疖疮、骨折烧伤等疑难杂症,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中草药。

而注重审美和养生的今人把吊兰请进家中,看中的是它具有神奇的净化空气的功效。据说吊兰可以吸收房间里的有害气体,甚至能把房间里的一氧化碳、过氧化氮等气体吸收输送到根部,再经过土壤分解成无害物质作为养料吸收掉。还可以吸收甲醛、苯、尼古丁等有毒物质,所以人们把它叫作“绿色净化器”。在这个浮躁与繁华的世界里,它低调朴实却又潇洒自如,它不动声色却又飘逸轻盈,装点绿色,给人无限遐想,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。

一个人喜欢一种事物是不需要理由的,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喜欢,由心而生。养花修心养性,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先问候它们,看看它们缺水了吗?又出新叶了吗?又抽条开花了吗?看到它们默默生长,默默吐绿,很是感恩。我常常用喷壶给它们喷水,小水珠把叶片当作摇篮,躺在上面眨着亮晶晶的眼睛,有风拂来,轻轻地翩翩起舞。每每观赏它们,无不感叹上苍创造自然万物的奇妙,又将这奇妙免费赐予人类。

人生道路上有狂风暴雨,也有风和日丽,窗前这株吊兰让我感悟到面对生活要多一分从容淡然,少一分悲观消沉,在平凡与坚持中赢得属于自己的一抹绿色。“何年一掬草,婆娑在盆中。叶瘦轻拖绿,花小不飞红。根疏杯水淡,格高冷意浓。无关冬与夏,飘洒自得风。”在家休养的时间里,兰花怡情,心情大好。

时光匆匆,岁月更替,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,窗前的绿植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独这株吊兰依然绿意盎然,翠色如洗。

《次第花开》里说,最有品质的生活是动以养身,静以养心,俭以养德。植物虽不懂得取悦人,但人可以通过植物来观照内心,如同我阳台上盛开的这盆吊兰,无畏风雨,傲然地屹立于阳台之上,似乎今年的叶儿长得勤快,冒出的新芽一个接一个,新发的嫩叶可着劲地长,是那种嫩黄色,泛着青、泛着黄、透着绿的那种嫩,灿烂地开着,顽强地活着。

我欣赏吊兰,虽比不上雍容华贵的牡丹,也不及高贵清雅的菊花,更没有水仙的婀娜多姿,也没有玫瑰的光彩照人,但吊兰带给我青翠欲滴的飘逸,不甘寂寞的执著,悬空凭垂的神韵,潇洒自如的美感,平淡之中见真情的本性。

喜欢吊兰,喜在骨子里;培养吊兰,养在心尖上。

看着眼前的花儿,我内心蓦地温暖明媚,觉得它们是如此美丽和坚强。沉浸其中,我分明感受到其生命的辽阔,观照这些顽强的生命,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理由不绿意葱茏,不内心丰美呢?

心香一瓣

隔代亲

□潘瑾

总是在每一个温馨的夜晚,孩子缠着他们的外公讲故事,编织着一个个五彩斑斓的梦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酷爱阅读的人,打小他就给我讲述了孙行者的桀骜不驯、关云长的义薄云天、诸葛孔明的足智多谋、宝黛的尘世情缘……如今,他又领着我的孩子徜徉在文学的殿堂,尽享文学独具一格的魅力。故事讲完后,父亲总会加上一句例如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的诗句来激励我的孩子。

时光匆匆离去,一直都在爱中成长的“小不点”也即将成为我的骄傲。由于我常驻外地工作,父母陪着孩子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,每当想起在温暖的台灯下,父母辅导孩子学习的场景,内心是满满的感动和愧疚。

我曾想,可能世上本没有所谓的“隔代亲”,只是父母在孩子身上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。当我远远望着父母将孩子一把抱起来,抵着额头发自肺腑地笑时,终于明白了——隔代亲不仅仅亲的是第三代人,更亲的是我们自己。

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样的画面,无论是风吹日晒还是雨雪交加的坏天气,父母总会迫不及待地戴好头盔,用爬满纹路的手迅速地扭起电动车的油门,在校门口接他们的“心肝宝贝”放学。回想起我儿时冬季上学时的场景,父亲同样用他的双手表达着对我的爱。每日清晨,他总是不畏严寒、冒着风雪提前出门,用冻得发抖的手打开冰冷汽车上的暖风,耐心等待我磨磨叽叽地出门,当看见我迈出门槛的第一步时,他便打着雨伞匆匆下车,一边将我的书包和水壶齐齐背上,一边用搓热的双手握着我的小手,生怕我滑倒在雪地中。

隔代亲是年近花甲的父母不辞辛劳,继续守护着下一代的深情。他们永远熟谙孙儿们的口味和喜好,迈着年老的步伐,为孩子们展现一辈子从生活中萃取来的厨艺。面对小嘴巴的刁钻,奶奶牌的饺子永远比妈妈做得香;姥姥煮的汤面片永远是开胃又解馋的病号饭。

三代人生命的衔接处,光阴只是窄窄的台阶。

回想起我们这一代人,在洒满晨光的摇篮中出生,在耀眼温暖的炉火旁长大,在大雪纷飞的梦里成人。几十年如一日沉淀,父母又将这一份爱传承给了我的孩子,而他们在时光的阶梯之上越走越远,我们拼命地喊却了无回应,奋力地追却望不见背影。

终有一日,我也会扮演起他们的角色,陪伴着我孩子的孩子。我想,这或许就是爱的传承。

亲情一线

鼓鼓爷

□谢鹏斌

人世间

鼓鼓爷已经去世近20多年了,现在写他,无非是一种回忆。用母亲的话说,过世的人,世上只少了一个你,旁人照样看光景世事。

鼓鼓爷,在我们本家排名老二,故也叫二爷。但此称呼是家族论资排辈的叫法,似乎太官方,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叫他鼓鼓爷。这个称呼来源于80年代中期以前,他是村里秦腔自乐班里打板的,类似于用两支筷子敲架子上一圈布满了圆头钉的硬鼓鼓,加上他的辈分相对较高,故不但我们叫,本家以外的不少人也这么叫。

记忆中,只要村里秦腔自乐班演戏,无论穿不穿戏衣,开始那段时间,先是一阵急切紧凑的开场乐器(鼓、锣、钹等)合奏,下来就趋于平缓。此过程在我幼小的眼睛里看来,他打板,绝对是自我欣赏、自我表演、自我陶醉。因为是我的鼓鼓爷,故在看戏时,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看他。

那时候,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村部大院里,因为每天晚上要搬出来给全村人放,加上为了接线方便,一直放在正对戏台的左前方。每天下午7点左右(刮风下雨除外),准时开始。鼓鼓爷便在除过冬季的季节里,急急忙忙地到西边沟沟里,给牛割上满满的一笼或者一捆草,将之快快地铡好。简单洗漱后,便左手端上泡着热茶的洋瓷缸子,右胳膊挎着小马扎,手里捏着夹着菜的热馍,边从家门口走,边对庄户人喊道:“电视剧要开了,我先走咧!”那时,他从家门口到村部大院,绝对是村里不少人眼中的风景。

他不光爱看电视,而且必须占个好位置。他的位置,也就是电视前正前方2-3米的位置,任何人不能占,就是村长及老支书也不能商量。他看到电视上有的女人穿的衣服少,总说:“你看,难看死了。”此话一出,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,也就是村民朋友们就哈哈大笑,看电视的气氛就出来了。有的说能播就能看,怕啥呢么;有的说,老汉不适合看这个。他看了《西游记》后,便总结了个顺口溜,看了西游记,不如放个屁;看了电视剧《渴望》评论道:“给娃寻媳妇时,还是要找刘慧芳那样的。”

不知什么原因,他的几个孙子及孙女是哑巴。孩子是父母的希望,是爷奶生命的延续,家族的传承。我觉得他心里一定不是滋味,生活真不知道怎么过,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。也许,他更明白活着的意义。每当我看到那几个堂弟堂妹时,常常在想,如果他们都会说话,也许就会正常上学,也许能有个人考上中师或者中专,年纪轻轻就能吃上商品粮,成为公家人。可惜只是假想,只有惋惜鼓鼓爷,只能珍惜那时的穷日子。

鼓鼓爷对我偏爱有加。当听说我考上高中时,高兴地说:“我娃能行,都考上高中咧!”也常常送一些香瓜之类的水果,说我娃好好念书,争取给咱这门子人出个大学生。可惜我终究没有考上大学。他也在没有等到我参加高考时就过世了。

昔日村中的秦香莲扮演者年近80岁,就连当初扮演其两个子女的人也年近60了,秦腔自乐班仍在苟延残喘,水泥做的戏台已经拆除,村部大院卖作私人分割住房。但二爷敲鼓打板的神情,向往看电视的心跳声,我却在时时地感知……

浆声夜影里的守荷人

□秦继芳

人间真情

清秋时节,我在江南的一个乡村小住。一天黄昏,我应朋友之邀去村野之外的荷塘看村人采莲蓬。

这里是水的世界,也是荷的故乡,目之所及皆郁郁青青。水塘环环相连,塘上荷叶田田,犹如绿云浮漾,在天地间舒卷绵延。青绿的云幕上,零星缀着红粉、莹白的荷花。花事到清秋,荷塘已然褪去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热闹景致,但是,那经过岁月沉淀之后呈现出来的饱满色彩以及疏朗温婉的气质,让人一见随生清凉意,继而又生欢喜心。

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,闻歌始觉有人来。”我轻吟着《采莲曲》,走上绿柳掩映的塘岸,举目四望,却丝毫不见采莲人的踪影;再屏息倾听,只闻荷叶婆娑起舞的沙沙声。

突然,几声狗吠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一位老人从塘岸深处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。老人精神矍铄,慈祥善谈,听说我们来看采莲,就笑着说:“你们来晚了一步,采莲蓬的人已经收工回家了。”

听完老人的话,我们不由得心生遗憾。老人朴实善良,为了不让我们的心愿落空,就热情地牵来塘边的小船,邀请我们乘舟赏荷。

我们盛情难却,鱼贯而入船内。老人手执双桨,用力一划,小船便悠悠荡荡地往荷花丛中行去。

此时,夕阳沉入天际,晚霞跌落塘底,水清荷净,我们犹如在画中穿行。四周一片沉寂,木桨划过水面,漾起一圈圈白色涟漪。荷移岸走,惊起蜻蜓无数,它们舒展着翅翼,载着溢漫四方的暮色,飞入红妆翠盖深处。

晚风清凉似流水,携着一池荷香在暮色里缓缓流淌。老人把船停驻在荷花丛边,几枝莲蓬赫然在我的脸前飘摇。我伸手采下一枝莲蓬,轻轻掰开来,一颗颗青莹的莲子在我的手掌心欢快地滚动着。旁边几朵含苞欲放的红荷,超拔俊逸,在干枯零落的枝叶间影影绰绰地舞动。

老人起身折断那几朵红荷,放在我的手中。他开玩笑说:“大老远过来,不能空了手回去。”

我轻嗅着手中的红荷花,细香缕缕,沁人肺腑,让人不禁为之沉醉。夜色在袅袅荷香里升起,荷香在幽幽夜色里浮动。老人摇着双桨,桨声舒舒缓缓,弹奏着慢而悠长的时光。我望着夜影里摇船的老人,一颗心蓦然被一朵荷花的慈悲而感动。

夜色朦胧,柳岸浮烟。小船在森森荷塘中穿行,悠悠荡荡向岸边驶去。我静坐船中,让心与这旷远静美的好时光相融相交。今夜,我与这一池江南的荷重叠着光影,温暖着相遇。

船停驻岸边,我们起身告别老人。老人回屋取出几束捆扎好的莲蓬,送到我们手中。我们执意留些钱与老人,老人有些生气,拒收。我们只好收起钱,老人这才笑盈盈地说:“啥时想看荷了,就过来。我常年守着这一池荷,到时还给你们撑船。”

荷风微澜,荷香弥漫,我们渐行渐远。夜色模糊了江南的原野,然而,桨声夜影里那个守荷老人的面孔却清晰地在夜色中闪现,我的心中就此涌起了一朵荷花的暖。

没有「如果」

□同亚莉

经常听人们讲,如果这事当时这样办的话,收效就会更好一些;如果那人早送到医院30分钟,就会抢救过来;如果年轻时更努力一些,就会考上好的大学;如果更敬业一些,就会在工作上有好的发展,就会有好的生活等等。殊不知,残酷地讲,这世界上就没有“如果”。当然,不是指“如果”二字或者它的字面意思。

“如果”在词典里的解释是“假设”,假设就是没有真实发生的事。没有真实发生的事,按实事求是的原则讲,就是不存在。那么,虚无缥缈的不存在,为什么却经常挂在了人们嘴边,甚至影响了有些人真实的生活和工作,仔细思量,经常把“如果”二字挂在嘴边的人,不是找借口,就是拎不清。

有人丢失了一份重要的订单,苦苦思索,得出了自己不善于沟通,没搞清甲方乙方关系要领的原因,听完他的分析,觉得其实质应该是斤斤计较,没有把双赢的理念执行到位,心里只装着一己私利,而忘了对方的利益,结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他事后悔不当初,说如果自己当时想到这些,就不会那么做了。可是,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,只有吸取教训,平时心怀善念,换位思考,到事中时,才能做到公平、合情、合理。

有人处丢了自己心爱的朋友,就认为是朋友不理解自己,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,或者后悔自己什么时候讲错了什么话,办错了什么事。其实呢,真正的朋友,三观一致,即使在相处的过程中有些磕磕绊绊,但还是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的,珍惜来之不易的缘分。毕竟,世界上连相同的两片叶子都没有,何况相同的两个人呢?一个人如果太自我了,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,生活中就只剩下了“如果”。一叶障目,就让“如果”遮挡住了绚丽多彩的生活。

一个好朋友,和另一个好朋友相爱相杀。双方都认为自己心里有对方,对对方好。可是,几年前因为一件小事,发生了误会,后来五六年过去了,都不能释怀,相互不说话。公众场合,有其他外人时,两人还能自如应对,但再不像以前一样相约相处。不知是因为双方格局太小,还是双方感情就不像他们以前渲染的那样十分在乎对方,估计只是爱自己,或者是更爱自己吧!否则,没有电话打进来,打出去也行。只要一个人主动,事情就不会僵化着。

记得一本书上写着,夫妻吵架背靠背,先转身的是天使。做朋友的道理也理应如此吧!

“如果”是麻醉剂,“如果”是后悔药,“如果”是懒惰的借口,“如果”是活在过去的表现,“如果”是一个人阻止自己前进的绊脚石。

如果你想做更好的自己,就把“如果”二字置之脑后吧,从现在开始,从小事开始,出发吧!

人生感悟

一碗炒菜面

□李浩

平日在外奔波,和家人聚少离多。受疫情影响,周末蜗居家中,少了朋友间的觥筹交错,多了一份闲情逸致。陪女儿玩耍,与妻子刷剧,电影结束已是饥肠辘辘。不知不觉,外面下起雨来,这样的天气,吃什么饭呢?“炒菜面。”我和妻子异口同声地说。

在我们渭北旱塬,小时候听老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“十年九旱”。农作物的单一,靠天吃饭的无奈,使得人们养成了多面少菜的饮食习惯。而今,城里人蔬菜多得是,南瓜、茄子、豆角、西红柿一应俱全。我模仿着母亲做饭的流程,和面、醒面,淘菜、切菜,一大盆配菜全部切好,在上面放上辣椒面和花椒粉,一切就绪。热锅烧油,迅速下菜,扑哧一声,香味弥漫整个厨房,在妻子的帮助下,大功告成。看,红油油的辣子,青色的豆角,黄色的南瓜,色香味俱全。摆上餐桌,先拍张照片,再开吃。狼吞虎咽,两碗就下肚了。

饭饱之余,将拍的照发给表兄弟,炫耀一下自己的成果,但总感觉少了点儿时的味道,他们说应该是缺少那股子柴火味。

小时候,大家暑假都爱在我家待,一个小农场,一起放牛、割草,一起喂猪、锄地。天气再炎热,还是喜欢吃炒菜面。母亲下地回来,我们开始生火,和面、醒面,淘菜、切菜,一切都有条不紊,围着大灶台,看着炒菜,看着下面条。这一切,至今还在我的脑海流转。

时间不会定格在任何瞬间,但儿时的生活场景总是记忆犹新——热气笼罩着母亲的脸,两颊的汗珠、平和的眼神,没有抱怨、没有喜悦,只有忙不完的活儿。岁月悄悄地雕琢着她的容颜,风霜无情地侵蚀着她的肌肤。那时候我还小,并不理解她整日的累与苦,也未曾见过她难过,但是我想在没人的角落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我坚强的母亲一定也曾为了生活偷偷地抹眼泪。

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,那时候的人们都在为生存而竭尽全力,我们就是千万家庭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家,没有家道兴盛与中落的起伏,没有权门贵戚的靠山。家人没有出过县城,没有见过飞机,没有坐过火车,多数日子,能赶一次集、吃一碗糊饦(合阳黑池小吃)已是奢求。

如今生活在城市,习惯了车水马龙的闹市,偶尔回一次家,觉得家乡也变得很前卫。回家的路变成了双向多车道,农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化农副产品加工、无人机打药、智能化监测农作物病虫灾害,各种蔬菜大棚林立,大爷婶婶们都在网购,科技感爆棚。小孩大多不在村子生活,都在县城读书,田间地头,几乎没有小孩嬉戏的身影,有的只是拖拉机的轰鸣。我想,也许他们是幸福的,不会有风吹雨淋的苦楚,不会有蚊虫叮咬的煎熬。然而,他们又是缺憾的,少了我们那些乡村的经历,童年再让他们回忆,会在梦中笑醒吗?

儿时的回忆永远是一方净土,农场艰难度日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,在那里我学会了坚强、担当、乐观、尊重,学会了太多太多。我有时思考,我的女儿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,又应该怎样培养她。母亲现在帮我带女儿,她或许会讲起从前的故事,或许不会再提过去,但可口的炒菜面是女儿的最爱,这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爱好。

树上的蝉声,烟囱的缕缕青烟,我一手牵着的那四头老牛,照映着小院的恬静,或许只有在梦里才能温存许久。

往事如烟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